

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

斗争史概论

一八六七—一九六七

《资本论》研究译丛

《资本论》研究译丛

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
进行的思想斗争史概论

• 1867—1967 •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ДЕЙНОЙ БОРЬБЫ
ВОКРУГ

«КАПИТАЛА» К. МАРКСА

•
1867—1967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68

根据莫斯科 政治书籍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版译

〈资本论〉研究译丛

围绕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
斗争史概论·1867——1967·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 875印张 4插图195千字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40

书号 4099·413 定价 1.35 元

在不朽的《资本论》问世后的百年历史中，围绕它的思想充满着尖锐的斗争。资产阶级舆论起初企图组织“沉默的阴谋”和完全否定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科学意义，以后不得不公开声明已进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时代”，即在事实上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在我们时代有巨大的改造力量。苏联这个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国家已经存在半个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增长，都最好地证明了马克思科学理论的深远意义，证明了它的批判者的期望和幻想的破灭。

本书是为纪念卡尔·马克思诞生150周年出版的。各章专门阐述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著作《资本论》的历史命运。

本书彻底研究了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一直到今天这一百年以来围绕着《资本论》所进行的思想斗争。作者们揭示了《资本论》为奠定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扎下根基，为创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恩格斯逝世以后，围绕着《资本论》的理论遗产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进行的斗争。另设专门一章论述弗·伊·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的斗争。单辟一章说明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资本论》批评家们的无能。

目 录

代绪论	《资本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著作.....	1
第一章	《资本论》与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工人运动	44
	1864—1867年间第一国际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44
	《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在工人报刊上引起的反响	53
	《资本论》在国际内部争取确立社会主义纲领的斗争中的意义	63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进一步传播	68
	七十至九十年代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和通俗化	75
	《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1875—1895）	87
第二章	《资本论》和十九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95
	弗·恩格斯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宣传《资本论》第一卷。资产阶级的“沉默阴谋”被击破	95
	《资本论》第一卷在七十年代的俄国	105
	《资本论》第一卷在英国	110
	《资本论》第一卷在法国和意大利	113
	《资本论》第二、三卷和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117
第三章	对社会党内修正主义的批判	130
第四章	列宁捍卫《资本论》的思想	187

反对妄图贬低马克思主要著作的普遍理论意义	187
列宁对庸俗实现论的批判	193
对马克思土地理论的“批评家”的批判	203
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研究	225
第五章 马克思经济理论现代批评者的无能为力	231
凯恩斯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凯恩	
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23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兴趣的加强	242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批评者	254
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	268
结束语	276

代 绪 论

《资本论》是科学共产主义 的基本著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管怎样总是力图掩盖自己科学的阶级倾向性，力图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高于个别阶级和集团的私利。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始终不渝地、公开地宣布他自己制定的经济理论的党性，把这个理论规定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科学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之间的经济对抗性，但他们却战战兢兢地不敢深入地去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社会，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正是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说明了它发展的最根本的趋势。只是由于马克思创建了经济理论，他才有可能充分地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给国际工人运动奠定牢固的科学基础，给无产阶级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提供当时无产阶级还不具备的科学基础。

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推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已经100多年了。B·沃利弗这个反共分子，在热烈称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自己观点的那种热情时断言：“历史……已表示出反对马克思的动

态的图解和启示般的预言……《资本论》的基本理论结构，在目前是站不住脚的。”^①有一种明显的意图是极力贬低马克思经济研究著作对现代生活的意义，极力把马克思的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同他的经济学著作对立起来。有人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就包含有“今天叫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现代共产主义的全部实质性的东西。”^②当代有名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涅·胡克，把马克思在当代的声望说成是他的“第二次降世”，他写道：“他第二次降世时，不是作为《资本论》的作者，不是以一位身着布满灰尘旧礼服的经济学者出现，也不是作为无裤革命党人，也不是作为《共产党宣言》这本鼓舞人心的小册子的作者。他是穿着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外衣来到人世的，他带来了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幸福福音。”^③

有的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特别的意义，已经过时等等。但事实反驳了这些人。例如，以采取“西方的”方针而出名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杂志《未来》关于《资本论》这样写道：“这部著作尽管发表很久了，它不仅没有被遗忘、没有被埋葬，相反，今天，它闻名于全世界，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力。这对于科学书籍是非常罕见的。”^④无疑，对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资本论》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论证原来是如此深刻，以致对当代仍然保留着它的力量。

※ ※ ※

列宁在他的著作、首先是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

①B·沃利弗：《马克思主义。一种学说诞生一百周年》，1965年纽约版第11页。

②《祖国》（卢塞恩）1967年第九期第23页。

③《共产主义问题》1966年7—8月第26页。

④《未来》1967年维也纳版第12期第26页。

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中，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导致《资本论》创立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得到经济论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阶段。

列宁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唯物史观（他们首先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实现了这一点，而制定唯物史观的成果第一次发表在1847—1848年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是唯物史观的直接结论，而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也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但是，这个理论和唯物史观本身一样，暂且还是科学的假设，它还需要加以论证。列宁写道：“当然，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②

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经济理论的特殊作用，根源于唯物史观。列宁写道：“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③

马克思制定经济理论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完成的，它是对唯物史观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明。“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④同时，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得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同上书，第1卷第7页。

③同上书，第2卷第443页。

④同上书，第1卷第10页。

到了经济论证。列宁特别强调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①

还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经济理论的全部基本方面和主要方面，而这意味着到1867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就得到了论证。^②《资本论》第一卷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部分——剩余价值学说，从这个学说中得出了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部分。”^③但是，《资本论》第一卷仅仅包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有《资本论》所有四卷的总和才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彻底的论证。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在详细研究在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辩证统一之中加以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解决了论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任务。只是由于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研究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深刻过程，马克思才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机制，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和这一社会发展的趋势，指出了它的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在创立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是在《资本论》四卷中完成的），是以他制定唯物史观过程中的同一方法论为出发点的。由于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上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599页。

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由此而产生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在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经典的表述。同时，就在1857年—1858年，马克思基本上制定了自己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51页。

升，马克思把每个经济范畴看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内容和反映生产关系这个或那个方面的社会形成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的全部时间内和这一上升的每个阶段上，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了经济上的论证。整个上升过程总合起来，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充分的经济论证。

※ ※ ※

商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的“经济细胞”，是《资本论》中科学分析的出发点。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后半期，即在著述《政治经济批判》手稿（它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①过程中，发现了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这一资本主义的最简单形式即“经济细胞”。在这里，马克思是从商品作为“经济细胞”体现了物质内容（使用价值）和社会形式（价值）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前提出发的。在经济研究中，既不容许抽掉经济现象的物质内容，也不允许抽掉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

把经济现象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混为一谈，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正是这种情况妨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而这个分析使马克思立即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也作出许多重要的结论。商品“分解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证明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必然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这一切导致马克思发现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

^①还在《哲学的贫困》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些包含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萌芽的著作中，这个方法论规定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机器、资本等等首先是物的总和或货币的总和，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讲的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是社会生产关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6页；第6卷第487页）

重性。关于资产阶级社会里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在这里，表现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作家的劳动价值理论。后者不能够“分解”劳动，不能够把劳动看作具体劳动（物质内容）和抽象劳动（社会形成）的辩证统一。

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追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混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在发展自己的价值理论基本原理时，就立即指出了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蒲鲁东力图避开商品生产的主要“缺点”——商品的实现，即商品转化为货币的问题，但他又不了解这个问题产生于商品的下列根本特点：商品的二重性，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使用价值）不可能直接归结为抽象的社会劳动的产品（价值、货币）。

来自欧文、布雷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蒲鲁东的“劳动货币”不可能做到：使每个商品同其他任何商品进行直接交换。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在保持私有制的条件下也只能如此（因为欧文的“劳动货币”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建立共产主义关系为前提的）。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力图用这种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缺点”。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分析指出，这些缺点实际上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矛盾性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驳倒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其中包括蒲鲁东主义，是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把批判蒲鲁东主义，划清同这个假社会主义的“假兄弟”的界限，当作迫切的任务。要弄清楚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的问题，必须先驳倒蒲鲁东主义者关于通过货币的流通和银

行的改革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的论点。

马克思还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批判了蒲鲁东的旨在改革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在五十年代末制定自己的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对抗性质“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①；蒲鲁东主义者想改正资产阶级社会的“缺点”以保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企图是破坏工人阶级组织，使工人阶级脱离有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的空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中，后来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对蒲鲁东的批判，同时强调了这种批判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把《资本论》译成法文时专门强调从理论上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巨大实践意义：“我认为，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不久前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我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同巴黎支部的联系中，经常遇到蒲鲁东主义的最恶劣的后果。”^②

由于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马克思不仅评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评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成的历史局限性。

在评述共产主义社会时^③，马克思讲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而产生的劳动从而劳动产品的直接社会性和计划性。一部分社会产品用作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以供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形式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

②同上书，第31卷第545页。

③同上书，第23卷第95—96页。

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

马克思把按劳分配方法看作这些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目的在于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那时“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还认定劳动时间在这些条件下的双重作用：（1）“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2）同时，“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的份额的尺度。”结论是：“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往下，马克思强调指出，这些社会关系的“简单明了”具有其物质基础：“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①

因此，还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十分详细地——尽管就其必要性来说是抽象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的基础上的：这种劳动形式不是直接的社会形式，它只是产品在市场上的实现过程中，即产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中，才表现出自己的社会性，还在这一阶段已经发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就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研究“直接社会化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97页。

劳动”是资产阶级社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果。这个转化过程本身，在这里还不能加以描绘，只是指出了它的“长久的和痛苦的”性质。至于对未来社会本身的评述，那么应该特别指出，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发展着的社会；其中，它在这里指出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阶段，这些阶段首先是以社会生产机体的性质、生产者的历史发展水平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而区别开来。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还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特点是不存在各种关系的商品形式。

后来于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加详细地表述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设想。在这里，马克思在考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时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在按劳分配中可以与调节商品交换的原则相类比，因为“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①但是，这不是商品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说：“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②

为了结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的考察，必须指出，他在这里（以及在最一般的形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39页。

态上)谈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个人消费品(生活资料)的部类。

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总的情况,后来,随着经济理论的建立,补充以全部新的细节。但是,一开始就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没有、并且在《资本论》中也不可能对未来的社会提供详细的图景。可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意见,总来说明了这个形态的许多重要特征,并且在实际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意义。

※ ※ ※

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给马克思提供了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资料,这些问题同弄清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同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状况和斗争相联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是制定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经济细胞”内部存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又是私人的(具体的)劳动和社会的(抽象的)劳动对立的结果,这种对立,在商品与货币的对立中获得了自己发达的、外部的表现,自己的运动的形式。因此,货币作为商品的矛盾的产物,不是消灭这个矛盾,而是在更发达的基础上把它再现出来,并创造了这个矛盾运动的形式。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的发展过程,这些矛盾就其最一般形式来说,归纳起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它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货币范畴表现出相互联系的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外部

独立。经济危机恰好是上述对立统一借以显露出来的强制形式。由于制定了抽象的危机理论，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原则上不可能发生的辩护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指出，除了纯粹的辩护因素外，除了企图掩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矛盾外，这些结论之所以得出来，在方法论方面，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把劳动产品的直接交换和商品流通混为一谈了；换句话说，把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的物质内容同它的社会形式混为一谈了。所以，例如在萨伊那里，商品交换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交换。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总是用对不同生产方式本身所具有的商品流通的一般范畴的考察，来代替对特殊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

在弄清楚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后，马克思强调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①

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是对待问题的崭新的态度：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规律性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是从违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中引出剩余价值——亚·斯密就是这样做的，不是从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转让利润）中引出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从重商主义者开始到托伦斯、马尔萨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和许多其他人，都是如此，而是相反地，从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的分析中引出剩余价值。这种态度，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对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同任何种类的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8—189页。